

爲什麼部分海外華人寧願被歧視也不願意回國？

新聞來源：德國優質生活

在海外,歧視到底存不存在?
 提到這個話題猴哥不禁想起,自己剛去德國上學那會兒。
 有一次在慕尼黑坐公汽,上來一位牽着狗的德國老太太,一上車就不懷好意的打量着我,過了一會,莫名其妙地對我說:
 “你們中國人都吃狗肉嗎?”
 雖然猴哥並不吃狗肉,但我愛吃什麼吃什麼,況且我愛吃什麼又關你一個陌生人P事?
 在國外問到狗肉問題,是典型想找事兒的弟弟行爲。
 “那你們德國人都是納粹嗎?(Sind alle deutschen Nazis?)”
 我沒什麼好態度地問道,用我那僅會的幾個德語單詞。
 老太太聽完當場臉就綠了,估計沒想到我會這麼問,愣了幾秒鐘,沒過幾站就連人帶狗下了車.....
 留學生在國外或多或少都遇到過相似的經歷。在西方國家,歧視是根深蒂固存在的,其源頭和政治、歷史、社會、國家實力等密切相關。
 一般人被侮辱了,第一反應是回擊。但在部分華人看來,是自己做的不夠好,才會導致不公平的發生。



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在一次遭受種族歧視的經歷後,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我感到了不自在——甚至有一點點羞愧——因為我是亞裔。”
▲“I felt self-conscious — even a bit ashamed — of being Asian.”
 行8,您這不僅是受害者有罪論,而且還是高度自我 pua,猴哥看到這樣的新聞也不知道是該可笑還是可悲。
 還有一部分華人群體屬於掩耳盜鈴,擅長使用阿 Q 精神勝利法自我麻痹——只要我裝作看不見,歧視就不存在。

“我在西方國家感受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作爲華人我從來沒有遭遇過歧視,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潛台詞里就是爲了告訴你,我在國外就是比你們這些牆內的朋友們過得好過得滋潤。
 猴哥在留德的這一年來,見識了各式各樣的華人群體,比如人在美國,在德國購置了房產,專門靠坑蒙拐騙中國留學生租金的美籍上海人;
 整天把“你們中國”挂在嘴上,實際上根本没拿到歐盟護照一直黑在德國的某精神德國人室友;
 有求于你的時候一口一個大陸同胞,涉及到利益就翻臉不認人的荷蘭籍香港人.....
 大多數和我一樣從中國大陸出國留學的同學們,一開始會習慣性地認爲,海外華人是自己的同胞,應該相互幫助。
 在接觸一段時間後會開始思考,爲什麼很多海外華人的想法會和我們大相逕庭?
 在默上一一年之後,無論是租房、出行、購物,不自覺地會對這些“同胞”們產生警惕和戒備——在國外有一個共識,在有些方面華人“同胞”甚至比黑哥更黑更坑。
 歸根結底,其實是我們所處的立場不同,受到了不同價值觀的熏陶,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環境下生活。

海外華人,本質上是外國人
 無可否認的是,海外華人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對中國仍充滿了深厚的感情。
 第一代華人移民往往是因爲工作,因爲生活,大部分人的成長與受教育的時間仍在中國,對中國的文化、政治、歷史、政治總體而言不說認同,也是親身經歷過的。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華人,大部分僅僅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一知半解地瞭解中國,或許只言片語地會說幾句中文,從骨子裡早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外國人。
 拿着x國的護照,在x國讀書、工作、繳稅,x國就是他們的家鄉。在我們眼中的國外,其實是他們心中的祖國。
 類比一下,海外華人受到歧視,和外鄉人在上海被排擠是相似的心理狀態。
 海外華人,本質上是外國人,所以你一廂情願地認爲人家受歧視了不願意回國,其實是人家的內部矛盾。
 人家的經濟基礎、生活圈子、父母親友全都在國外,怎么可能拋下一切“回國”?
 青少年華裔割裂的身份認同

在海外生活過一段時間就能體會到,和國內“自己人”佔主導地位截然不同的感受是,在國外自己才是少數群體。
 從書本上學習的歷史文化,電視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新聞媒體,到身邊同學同事清一色的外族面孔。
 從衆效應(Bandwagon Effect)[1],是指當個體受到群體的影響後(引導或施加的壓力),會懷疑並改變自己的觀點,判斷和行爲,朝着與群體大多數人一致的方向變化。
 試想一個華裔孩子,從小生長在幾乎與自己毫不相干的文化氛圍里,想要融入,只能通過摒棄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的方式向主流文化“示好”。
 根據 Sue and Sue (2002)的文化認同發展理論,第二代亞裔子女大體上要經歷5個階段:遵從(conformity),反差(dissonance),抵制(resistance),反思(introspection),融合(integration):
 遵從是指在初級階段亞裔第二代對西方文化的崇拜,向往和追求。
 反差是指儘管他們努力使自己美國化,可在同學們和社會的眼里他們還是外國人(perpetual foreigner),經常被問道,“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你的英語說得真好”。
 不少華裔青少年都曾在成長的過程中遭遇身心割裂的過程,如果缺少正確的引導,很難去期待這一群體成年之後對中國有正面的態度。
 不要期待在海外長大的華人和你有相似的同理心,畢竟,你也沒受過人家的苦。
部分海外華人政治傾向與主流背道而馳
 這個話題猴哥就不想展開聊了,只想記錄自己在TUM期間經歷的一次鬧劇。
 在武漢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的部分地區還處在新冠疫情的水深火熱之中,無數同胞在病痛中死去,悲痛、恐懼、無助的情緒籠罩着大半個中國。
 而在大洋彼岸的歐洲,人們的悲歡並不相同。猴哥所在的慕尼黑工大的某非正式官博在這種時刻發出了一條十分無知而冷血的動態:
 一張配圖上,一只猴子用一種嘩衆取寵的表情瞪大了雙眼,並極其內涵的配字道:“當你坐

when you're sitting in the library and the asian dude next to you starts coughing



在圖書館,而你的亞洲老哥開始咳嗽.....”
 這樣充滿種族色彩的貼文,一下子引起了包括很多德國人在內的譴責,然而其中反倒是一些華人、HK人上躑下跳地陰陽怪氣:
 猴哥懶得逐字逐句翻譯這段迷惑的發言,大致意思是“我並沒有感到冒犯,這一切都是中國政府的錯,我是與你們德國人站在一起的”。
 一部分華人、香港人把自身在海外收到的一切不公平對待“歸功”于中國政府對西方世界日益強硬的態度,並急于向西方世界表明忠心。
 在中國大陸不斷崛起,並挑戰西方世界強權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但歷史會證明孰是孰非。
海外華人與中國人的訴求不盡相同

猴哥沒事的時候就喜歡刷一刷 Instagram,看看上面的美女帥哥,比如說吳彥祖。
 猴哥發現,美籍華人彥祖男神不僅人長得帥,也很有社會責任感,時時刻刻積極爲亞裔社區發聲,勇敢地反對疫情期間種種惡劣的種族主義行爲。
 無論是作爲中國人、海外華人、韓國人日本人,在遇到被冒犯的情形時,我們都應該義正辭嚴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用實際言行向歧視說“不”。
 但不難發現,海外華人群體發聲更多是爲了融入,是爲了獲得國外主流社會的認同,是站在西方話語體系內對自身權益的呼籲;而中國人在海外發聲,更多是出于一種民族榮譽感,是背靠祖國對蠻橫無理行爲的譴責。
小結
 以上討論的部分華人群體,在整個華人群里並不算大多數,但卻十分具有代表性。作爲中國人看待海外華人群體時,從一開始的親近,到後來的瞧不上,再到越來越平視的態度,國人的心態也逐漸客觀、成熟。
 猴哥認爲,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概念,更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海外華人,都深受中華文明的影響。我們無須狹隘地用國籍去刻意區分是否是自己人,也無須用對錯去評判個人選擇,歷史會告訴我們答案。

留在海外工作,爲什麼我有種背叛家人的負罪感?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到海外留學,也越來越多的人留在海外工作。
 但留在海外工作不是易事。拋開海外就業難的問題,他們的家人遠在國內,難以顧及父母的養老問題。除此之外,他們還要面臨社會上的譴責聲,被所謂的道德標準綁架、裹挾。



1、選擇在海外工作的原因
 這一年來,“內卷”這個詞在各大平台上頻頻出現。
 深陷內卷漩渦的年輕人,他們活得怎麼樣了?
 詩詩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從廈門去到上海,做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產品運營。
 最開始到上海的時候,詩詩看着滿眼高樓林立,人來人往間,幻想着在某一棟公寓大樓里,是自己未來的立足之處,自己之後稱爲家的地方。
 詩詩也拼了命地想留下來,原本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她每天都待到八九點。
 後來詩詩成功轉正,做着最多的工作,工資卻是公司部門間最低的。
 她在這間公司待了3年,期間她也想過辭職,但沒有找好下家之前,她不敢輕易離職。
 有一晚上加班,晚上9點,她拿起手機查看有沒有車可以回家。主管經過,看着她在工位上拿着手機,走近便是一頓冷嘲熱諷,“能力不行還不用心,公司的加班費不是用來養閒人的。”
 詩詩錯愕,盯着她說不出話來。她忍着情緒到結束工作,下了樓,三年來第一次打車回家,坐上出租車時,才痛哭起來。

那夜她一夜無眠,“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我竟然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問題。”在那之後,她央求了父母快一個月,才求得一個出國留學的機會。
 她歡天喜地地離職,專心備考雅思,拿到 offer 後就早早啟程。她說:“就算是只有兩三年的清淨,也夠了。”
 詩詩在倫敦度過了快樂的兩年。學業結束,她決定留下來。
 海外的職場同樣競爭激烈,尤其是像紐約、倫敦這樣遍布世界精英的國際金融中心。
 我問她,爲什麼選擇留下來?這個問題,我們聊了一晚上。
 詩詩在畢業時,與來自智利的同學聊以後的去向。這位同學說,畢業後想去法國,在一家咖啡廳打工,一邊學法語,一邊完成自己沒寫完的書。彼時這位同學已經36歲,進過世界名企,結過婚,離過婚。
 他對詩詩說,“在被環境所迫時工作掙錢,在安穩日子裡做自己最想做的工作。想陪家人,就一家人一起去旅遊;想探索世界,就去自己喜歡的國家待上兩三個月。沒有什麼該做的事,只有值不值得做的事。”
 這或許是文化差異所養成的不同價值觀,詩詩佩服,卻無法照搬。畢業後她依舊是歷經辛苦,進入了當地的一家媒體公司。
 這份工作具有挑戰性,再加上職場文化差異,詩詩剛進公司時,面對重重難關。但她這次,卻鐵了心要在公司里立足腳跟。

“疫情在家辦公,有一天下班,我忘了退出工作用的聊天軟件,主管看見了發信息告訴我,‘別工作了,快下班,去過自己的生活’。就冲着她說的這句話,我覺得這家公司值得待。”
 詩詩剛進公司的時候,犯過不少錯誤,但也在主管的幫助下糾正過來,同一個錯誤再也沒犯過第二次。

海外職場也有辦公室政治,但只要自己不參與,也能獨善其身。
 詩詩在這個國際大都會里,過得十分愜意。
2、留在海外,我真不孝
 但詩詩留在海外工作的決定,遭到了父母的極力反對。
 她的母親每天打電話哭訴,問詩詩是不是不要她了?
 偶爾發脾氣,大罵詩詩不孝、沒良心;偶爾示弱,頻頻說詩詩在海外,她每晚擔心得睡不着。
 她的父親也會輔助,三不五時發信息說,“你媽最近都沒睡覺,一下子老了不少。”
 直到有一天,詩詩的母親以死相逼,她終於摔了電話,痛哭起來。
 這完全不幸福的一家三口,充滿着犧牲感、愧疚感,每一次對話都猶如千斤石般沉重。
 武志紅說:“通過自我犧牲,給對方製造愧疚感,然後以此逼迫對方服從,是中國家庭中非常常見的一種策略。
 父母們真正焦慮的,並不是兒女的成長,而是與兒女的分離。他們自己缺乏獨立,所以需要那種無時無刻地關愛另一個人的感覺,這種黏在一起的感覺消除了孤獨,也消除了我們生命中經常要遇到的無意義感,即空虛。”
 其實,國內的經濟高速發展,早已超越西方國家。在國內,也許能找到更好的發展機會。
 但每個人的價值排序不一樣,這是個人的選擇,但是大部分父母很難理解孩子的選擇。
 有個網民爲“LL”網友,與詩詩有着同樣的遭遇。
 LL在國外安家,父母不肯出國,每次打電話都說“養孩子有什麼用,也不能給我們養老,我們現在跟孤老有什麼區別,早知道你會出國當初就把你弄進事業單位了”。
 對此,LL說:難道孝順和自己的人生只能二選一嗎?
 詩詩究竟沒有回國,從前她

在國內工作的時候,十一長假和春節各回去7天,小長假時搶不到票,就不回家了。
 一年到頭來,回家見父母的次數也不過20天。
3、孝順和人生只能二選一嗎?
 像詩詩這樣的海外年輕人有很多,他們在



異國他鄉打拼,同時也被故鄉的人們譴責。
 然而,這不僅僅是海外華人會面對的問題,在國內一二線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同樣在這個問題面前焦頭爛額。
 當下的年輕人,由於各城市的生活成本上昇,行業競爭激烈,只能拼命工作。每年除了國慶春節的假期,基本無法回家與父母團聚。
 對於大部分家庭來說,將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不現實,畢竟父母大半輩子的生活都在另一個小城市里。
 即便父母願意搬到大城市里居住,在自己的上班時間,父母又該做什麼呢?他們的朋友都在故鄉,他們甚至會吃不慣當地的飲食。而如果把父母留在故鄉,距離也給親密的人劃分出兩個世界。
 不得不承認,許多年輕人與父母越來越無話可說,在電話兩端,談論吃了什麼,天氣如何之後,便陷入沉默。
 除此之外,一旦父母生病,大部分的年輕人無法撇下工作說走就走。
 我們常說“養兒防老”,彷彿這才是生兒育女的最終目的。即便這不是正確的生育觀,但父母的養老問題,也是無數海內外華人正在面臨的難題。

